

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

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

周汝霖

说 明

根据我校中文系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内部参考资料。

全书共分十册，选收了我国唐、宋、元、明、清历代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唐宋传奇、《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聊斋志异》等小说集中的主要作品。也选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二刻醒世恒言》、《三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十二楼》、《照世杯》、《五色石》中的一些篇章。另外，还附录了一部分研究资料。为了阅读方便，在标点和注释方面，我们作了一些工作，同时也吸收了前人的成果。

本书承周汝昌先生题签，乔湘麟同志设计封面，特致谢意。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编辑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唐代传奇

枕中记·····	(1)
离魂记·····	(6)
柳 毅·····	(8)
霍小玉传·····	(19)
南柯太守传·····	(28)
李娃传·····	(38)
东城老父传·····	(49)
长恨歌传·····	(56)
莺莺传·····	(63)
齐推女·····	(73)
郭元振·····	(77)
王涣之·····	(80)
红 线·····	(82)
裴 航·····	(86)
却 要·····	(90)
无双传·····	(92)
〔附录〕·····	(99)

宋代传奇

流红记·····	(105)
李师师外传·····	(109)

我来也.....	(114)
王榭传.....	(117)
附录.....	(122)

剪灯新话

三山福地志.....	(125)
金凤钗记.....	(132)
爱卿传.....	(137)
翠翠传.....	(144)
〔附录〕	(153)

剪灯余话

鸾鸾传.....	(159)
凤尾草记.....	(169)
胡媚娘传.....	(175)
秋千会记.....	(181)
〔附录〕	(186)

觅灯因话

姚公子传.....	(194)
〔附录〕	(199)

聊 斋

红 玉.....	(201)
胭 脂.....	(209)
折 狱.....	(219)

螳螂扑蛇·····	(225)
张鸿渐·····	(226)
画皮·····	(233)
狼·····	(238)
青凤·····	(239)
婴宁·····	(249)
聂小倩·····	(263)
瑞云·····	(276)
晚霞·····	(281)
连城·····	(288)
汪士秀·····	(294)
罗刹海市·····	(297)
公孙九娘·····	(310)
席方平·····	(318)
云翠仙·····	(325)
大鼠·····	(332)
窦氏·····	(334)
考弊司·····	(338)
王子安·····	(343)
牧竖·····	(346)
黄英·····	(347)
小翠·····	(354)
梦狼·····	(364)
鸟语·····	(369)
金和尚·····	(371)
狐谐·····	(379)

续黄梁.....	(384)
促 织.....	(397)
武 技.....	(403)
山 市.....	(405)
口 技.....	(407)
劳山道士.....	(409)
〔附录〕	(413)

清平山堂话本

西湖三塔记.....	(421)
合同文字记.....	(430)
快嘴李翠莲记.....	(436)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452)
杨温拦路虎传.....	(465)
简帖和尚.....	(481)

京本通俗小说

冯玉梅团圆.....	(495)
菩萨蛮.....	(506)
拗相公.....	(516)
错斩崔宁.....	(530)
西山一窟鬼.....	(547)
碾玉观音.....	(560)
志诚张主管.....	(575)
〔附录〕	(587)

唐代传奇

枕中记 沈既济

开元〔2〕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褻，乃长叹息曰：

“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

“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3〕。今已适壮，犹勤畎亩〔4〕，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

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5〕；释褐〔6〕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徵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

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而节度使王君龔新被杀，河湟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7〕。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徵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8〕，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欢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特异。生五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病，中人〔9〕候问，相踵余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歿，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貽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钟漏并歇，筋骸俱老，弥留沈顿，待时益

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瘥平。岂斯沈痼，良用悯恻。今令驃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是夕，薨。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恍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注〕

〔1〕沈既济：唐代苏州人，德宗时任史馆修、撰、吏部员外郎等职。著有《建中实录》十卷等。

〔2〕开元：唐玄宗年号。

〔3〕青紫可拾：可得贵官之意。

〔4〕畎（音全）亩：田间。

〔5〕登第：考中。

〔6〕释褐：谓脱去贱者之衣而换官服。

〔7〕翕（音细）习：融洽合谐。

〔8〕献替：劝善规过；启沃：以善言告君。

〔9〕中人：宦官。

然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大历中有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博，以杨炎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时炎得罪，既济亦贬处州司户参军，既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约七五〇——八〇〇）撰《建中实录》，人称其

能，新《唐书》有传。《文苑英华》（八百三十三）录其《枕中记》（亦是《广记》八十二，题曰吕翁）一篇，为小说家言，……

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明人汤显祖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既济文笔简炼，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比之韩愈《毛颖传》；间亦有病其俳偕者，则以作者尝为史官，因而绳以史法，失小说之意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既济为史家，笔殊简质，又多规诲，故当时虽薄传奇文者，仍极推许。如李肇，郡拟以庄生寓言，与韩愈之《毛颖传》并举（《国史补》下）。《文苑英华》不收传奇文，而独录此篇及陈鸿《长恨传》，殆亦以生意主箴规，足为世戒矣。

在梦寐中忽历一世，亦本旧传。晋干宝《搜神记》中即有相类之事。云“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宝，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怵然久之。”（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百二十六引。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钞合，失收失条。）盖即《枕中记》所本。明汤显祖又本《枕中记》以作《邯郸记传奇》，其事遂大显于世。原文吕翁无名，《邯郸记》实以吕洞宾，殊误。洞宾以开成年下第八

山，在开元后，不应先已得神仙术，且称翁也。然宋时固已溷为一谈，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峕《宾退录》皆会辨之。明胡应麟亦有改正，是《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

……此集之《枕中记》，即据《文苑英华》录，与《广记》之采自《异闻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广记》作“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担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蒸黄粱为饌”。后来凡言“黄粱梦者”，皆本《广记》也。此外尚多，今不悉举。

鲁迅《唐宋传奇集卷末·稗边小缀》

（《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这两篇小说都是通过梦幻而实写人生，对封建社会的宦海浮沉和醉心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作了揭露，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是，这两篇小说也存在着较重的落后因素，它们主要宣传的是富贵如烟、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由于作者没有更多地去注意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而是着重地去渲染和突出人生如梦的主题，整个作品便显得消极的方面多于积极的方面。不过，这两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比起唐代初期的作品要显得充实得多，在创作艺术上也更趋完美，《枕中记》笔致简练，《南柯太守传》则富于文采，描写尤其是生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文学史》508页

唐代传奇

离魂记 陈玄祐

天授〔2〕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

“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寢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4〕，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5〕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

“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

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6〕末，遇莱芜县令张仲祐，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祐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注〕

〔1〕陈玄祐：唐代宗时人，生平事迹无可考。

〔2〕天授：唐武后则天皇帝年号。

〔3〕宾寮之选者：幕僚中将赴吏部选官的人。

〔4〕倍道兼行：速度加倍而行。

〔5〕见：同现。

〔6〕大历：唐代宗年号。

《离魂记》是《广记》三百五十八，原题《王宙》，注云出《离魂记》，即据以改题。“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九字，当是羡文，今删。玄祐，大历时人，余未知其审。

鲁迅《唐宋传奇集卷末·稗边小缀》

唐代传奇

柳 毅 李朝威

仪凤〔2〕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3〕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4〕。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又曰：

“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5〕可致意邪？唯恐道涂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6〕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7〕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

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齕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馀，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8〕，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殚〔9〕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10〕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关。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

“然。”毅遂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闲驱泾水右浚，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诊坚听〔12〕，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13〕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14〕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15〕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馀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16〕。”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当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